

云中岳武侠精品

侠影红颜

红粉佳人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16
(1)

云中岳武侠精品

红粉佳人系列

侠

影

红

颜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粉佳人/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3.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红…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6529 号

红粉佳人系列

侠影红颜 (上中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奇 责任编辑: 朱媛美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0

字数: 300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54-5/I·070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遽递断后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莠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误入陷阱	(1)
第 二 章	榴林精舍	(37)
第 三 章	金顶受制	(73)
第 四 章	错结孽缘	(109)
第 五 章	生死郎中	(146)
第 六 章	孤魂心法	(182)
第 七 章	乌骓风波	(219)
第 八 章	误交匪人	(256)
第 九 章	夜探阙府	(275)
第 十 章	千里追踪	(328)

第一章 误入陷阱

张金彪咽下口中的兔腿肉，伸出油腻的毛茸茸的大手，怪眼一翻，指着邻桌那位乡巴佬，大叫道：“你过来。”

他粗壮得像一头大牯牛，留了满脸络腮胡，天气热，敞开前襟，露出满胸的卷胸毛，皮腰带上，带了一把单刃短匕首。一脚踏在长凳上，右手抓了一条烤兔腿。桌面上有五壶酒，一盘烙饼，一堆大蒜瓣，几碟小菜，桌面上油汤狼藉，吃相极为不雅。脚旁，搁了一根竹节钢鞭，重量恐怕不下三十斤，黑油油乌光闪亮。

他的嗓门大得象打雷，这一叫，声惊四座。

“乒乓！”乡巴佬失手坠碗，一碗酒报销，被他的可怕叫声几乎吓破了胆，脸色苍白，战栗着惶恐地麻木地盯着他发呆，不知如何是好。

他大为不耐，吼道：“狗娘养的，你是聋子？过来。”

乡巴佬打一冷战，一跳而起，推凳移近诚惶诚恐语不成声地说：“大……大爷是……是叫……叫我吗？”

店中共有八副座头，午间正是进食时分，因此座无虚席，所有食客，皆被他这种粗鲁举动所吸引。他怪眼彪圆，怪叫道：“不是叫你，难道叫你的魂不成？”

“小……小可并……并未得……得罪……”

“谁说你得罪了我？”

“大爷……”

“我叫张金彪。”

“是，张……张大爷。”

“我有事问你。”

乡巴佬总算松了一口气，不住打躬：“大……大爷有……有何吩咐？”

“大爷问你，去杨家寨该走哪条路？”

乡巴佬向西一指，说：“出驿西一直走……”

“去你娘的！没头没尾，一直走，走上西天去不成？你昏了头？”

“小的是说，西面那条路一直走，不用拐弯走岔路，三里路便是杨家寨。”乡巴佬定下神说。

“知道了。回去。”

食罢，他会了账，抄起竹节鞭，拿着放在凳下的小包裹，走向镇西。

接着，靠窗一副座头有食客会帐，两个青衣中年人，跟在他的身后，同向镇西走。

明港驿是信阳州最北端的一座大镇，地当往来要冲，南下信阳州是九十里，旅客在此地落脚，因此市面相当繁荣。

他所经处，吸引了不少目光，那根竹节钢鞭够唬人。

出镇西不久，两名中年人赶上来了，为首的人不悦地说：

“蠢牛！你他娘的这样问路，早晚会碰上鬼的，以后你别想再先行探道，你就走在后面跟来吧。”

他扭头哼了一声，也不悦地问：“老兄，你埋怨什么？我神鞭太岁张金彪走了半辈子江湖，办事就这副德性，却从来没栽过，你担他娘的什么心？”

中年人用大拇指向身后指指，冷笑道：“你回头看看，小食店靠

窗一桌那位驼子，是不是跟下来了？”

后面半里地，一个驼背中年人，正以不徐不疾的脚程远远地盯住了他们。

神鞭太岁怪眼一翻，哼了一声说：“路又不是你的，难道不许别人走？再说，一个驼子……噢！驼子，你看像不像……像……嘿嘿他娘的像什么……”

“象威震江湖的驼龙吴海。”另一名中年人接口。

神鞭太岁一掌拍在自己的脑袋瓜上，说：“对，对，象驼龙吴海，他穿的那身黑直裰，走起路来向前一冲一冲地，对，好像真是他。”

“别管他，咱们走咱们的阳关道，他走他的独木桥。咱们没惹他，他岂奈我何。再说，咱们也不怕他。”

三人不再转首回顾，继续向前走。凡是口里说不怕的人，心中必定已有所畏惧，并无多大自信。进入一座树林，神鞭太岁回头一看，讶然道：“唉！老驼子怎么不见了？”

后面小径空荡荡，哪有半个人影。

走在最后的中年人哼了一声道：“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了，咱们办正事要紧。”

“你不怕老驼怪找麻烦？”神鞭太岁问。

“怕什么？我飞狐莫天雄岂是个怕事的人？他驼龙那几手绝活，老实说唬不了多少人，真要翻脸动手，我飞狐接下他百招当无困难。”

前面小径折向处，由于树木挡住视线，必须到达折向弯道，方可看到路那面的景物。刚到达弯道，前面突然传来一阵阴森森的嘿嘿冷笑。

走在前面的神鞭太岁咦了一声，站住了。

路侧的树下，盘坐着一名脸色苍白，膝上置了一把古色斑斓的连鞘宝剑，青衫宽大，右胸襟前，绣了一头冲天而起展翅飞翔的大

鹏鸟。

“你们这时才来？”青年书生冷冷地问。

飞狐莫天雄脸色大变，骇然问：“万里鹏，你想怎样？”

万里鹏阴阴一笑，虎目中杀机怒涌，说：“你们前来讨救兵，在下料定你们会来杨家寨请黑龙帮出头，没错吧？”

“你……”

“你们带了多少金珠来？”

神鞭太岁怪眼一翻，沉声道：

“狗腿子，不要欺人太甚。”

万里鹏徐徐站起，剑眉一挑，阴恻恻地说：“张八爷已经警告过你们那位狗屁大哥，郑州东街栈房的案子，就此结束，不许你们节外生枝寻仇报复。你们却妄想前来找黑道凶魔出头，八爷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你们的一举一动，皆在八爷的监视下。”

“哼！东街栈房的案子，永远不会就此结束，除非张八把栈房交回，并赔偿叶大哥的损失。你们上借官府欺压，下靠江湖朋友撑腰，巧取豪夺鱼肉乡里天人共愤，天下间岂无仗义锄奸的人？可是，那些敢于仗义行侠的人，却慑于张八的名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咱们只有向黑龙帮求援。”

“这里已是杨帮主的埭子，你敢在此撒野吗？”飞狐莫天雄有恃无恐地说。

万里鹏仰天狂笑，笑笑说：“你们在做白日梦，目下梦快醒了。听说姓叶的有一件家传至宝玉凤凰，是不是让你们带来作为请杨帮主插手的礼物？”

“无可奉告。”飞狐朗声说。

万里鹏指着其中一名冷眼旁观的中年人，阴阴一笑道：

“这位朋友，定是姓叶的与杨帮主搭线的人了，咱们眼生得很，贵姓？”

中年人脸色不正常，有点畏缩地说：“在下叶钧。”

“哦！是姓叶的亲友？”

“在下与栈主有叔侄之亲。”

“哦，难怪，阁下定是在江湖浪迹的人，返里时与令叔搭杨堡主的线。可惜，你大概对江湖最近十来天的变化，毫不知情了。”

“在下确是返乡省亲……”

“可惜你们来晚了。”万里鹏得意洋洋地说。

“来晚了？”叶钧不解地问。

万里鹏将剑佩上，笑道：“黑龙帮已在半月前宣告解散，这群以暗杀为业无所不为的黑道杀星，已经一哄而散各奔前程，杨家寨目下已是人去寨空，杨帮主的宅院已门可罗雀，他本人下落不明，不知遁向何处避仇隐居去了。”

“我不信，三十年根基威震江湖的黑龙帮，不可能无声无息解散了。”飞狐莫天雄沉着地说。

“信不信由你，杨家寨附近鬼影俱无便是事实证明。喂！拿来，姓叶的。”

叶钧盯视着对方伸出的大手，不解地问：“阁下，拿什么来？”

“你别装傻……”

“在下不懂。”

“玉凤凰。”

叶钧退了两步，紧了紧背囊变色道：“你……你休想，在下宁可将它打碎，也不会送给你们这些助纣为虐的狗腿子。”

“你拿不拿来？宁为玉碎对你没好处。”万里鹏冷冰冰地说。

飞狐将叶钧拖至身后，向万里鹏说：“阁下既知道咱们的一举一动，跟至杨家寨方现身行凶，确是胆大包天，并未将黑龙帮放在眼下哩。”

“哈哈！在下早知黑龙帮已经解散，因此让你们来，免得你们

不死心。废话少说，拿出玉凤凰，万某人放你们一马，不然……”

“不然怎样？”

“只许你们一个人留下双耳返回郑州报讯，其他两人走死路哩。好吧，给你们片刻工夫，让你们自己决定，谁是那位报信的幸运人。”万里鹏傲然地说完，退出丈外背手而立。

似乎，他成了三人命运的主宰，口气之狂，令三人又惊又怒。

神鞭太岁怒火上冲，倒拖着竹节神鞭迫进厉声道：“你狂吧，狂吓不死人，咱们拼了，拔剑！”

“对付你这种人，还用得拔剑？阁下，你未免太看重自己。”

神鞭太岁大吼一声，火杂杂冲上，“泰山压顶”兜颈便砸，鞭风虎虎，力道千钧，势沉力猛，声势惊人。

万里鹏冷笑一声，不言不动。

钢鞭临头，他浑如未觉，出奇地冷静，仅用一双精光闪亮的虎目，死瞪着神鞭太岁的双目。

鞭向下疾沉，势如山崩。

万里鹏左手一抄，在顶门上空抓住了钢鞭，仅是一发之差，鞭无法下落。

神鞭太岁大骇，猛地夺鞭。

一夺，万里鹏未动分毫，鞭抓得象是凝结了，双脚立地生根，无法撼动。

二夺，依然如故。但万里鹏不再一无表情，向神鞭太岁咧嘴一笑。

双方的艺业，相差太远太远了，优劣已判。

神鞭太岁额上冒汗，不死心，大喝一声，双手夺鞭。

万里鹏哼了一声叫：“滚！脓包！”

神鞭太岁的绰号不符实，一照面鞭便易手，一声惊叫，斜飞八尺几乎摔倒，虎口鲜血汨汨而流，脸色泛青，心胆俱寒。万里鹏将

鞭奋力向侧丢，“克勒勒”一阵暴响，枝叶纷飞，钢鞭击碎了不少枝叶，落向右侧四五丈外的一株苍松旁方向下掉。

蓦地，落鞭处有人狂叫：“哎呀！这是啥玩意？砸中我的腿，哎呀！我的腿……我……我的腿……”

万里鹏一怔，奔上叫：“什么人？这一带不可能藏了人。”

灰影徐现，站起一个乡巴佬，以手握住一条腿，一跳一跳的单足找地上站稳。

神鞭太岁一怔，心说：“老天！这人不是指引咱们来，在食店被我恶声问路，吓得半死的乡巴佬吗？他……他怎么比咱们早在此地现身？我走了眼。”

正在想，那面已起了令人难信的奇妙变化。

万里鹏奔近，沉声问：“土佬儿，你是怎么来的？”

土佬儿乡巴佬龇牙咧嘴，怪叫道：“我是怎么来的？用脚走来的。老汉在此打柴，睡着了，早半天就来啦！你……你们……”

万里鹏惑然，冷笑道：“在下搜了两遍，整座树林连兔子也藏不住……”

“你说老汉是兔子？”

“你……”

“啪啪！”耳光声暴起。

“哎哟……”万里鹏狂叫，连退五六步，手按着双颊，被打得晕头转向。

这件事不可能发生，但确是发生了。

神鞭太岁大骇，脱口叫：“老天！我……我在做梦？我……”

乡巴佬放下脚，伸出刚才打万里鹏耳光的手掌，不住晃动说：“好痛，好痛，这家伙的脸皮真厚。”

万里鹏的目光，落在乡巴佬的手掌上，看到手掌多了一个歧指，掌心殷红如血，不由得心向下沉，张口结舌，打一冷战惶然后退

叫：“六指邪神……”

话未完，扭头撒腿狂奔，好快。

六指邪神四个字把神鞭太岁吓得顶门上走了三魂，脚底下逸出了七魄，双手抱住脑袋，转身抱头鼠窜，也快得惊人。

飞狐莫天雄也不傻，从另一方向溜之大吉。

叶钧也慌不择路狂奔，只跑了十步，前面大树后灰影移出，六个指头的血红大手直伸到眼前，笑声入耳：“嘻嘻！拿来。”

叶钧心胆俱寒，双腿发软，跑不动了，脸色灰白语不成声地说：“你……你你……”

“老汉算定玉凤凰在你身上。”

“我……我我……”

“给我。”

草丛中青影乍现，站起一个驼背老人，怪笑道：“见者有份，驼龙吴海跟了老半天，总不能让你六指邪神一个人独吞，对不对？”

六指邪神哈哈大笑道：“很好，很好，你要什么？”

驼龙吴海耸耸肩，也笑道：“呵呵，不好也得好，自然是要玉凤凰。”

“哈哈！你驼龙要来何用？”

“呵呵！当然是有志一同，要用这玩意交换牛鼻子老道的一瓶九转金丹罗。”

“哈哈，可惜玉凤凰只有一个！”

“呵呵！当然你我两人不能平分。”

“哈哈！对，对极了，不能平分。”

“呵呵！怎么办？”

“哈哈！你说怎么办？”

驼龙吴海拍拍脑袋，说：“呵呵！这样吧，咱们抓阄，得失碰运气靠天命，公平得很。”

六指邪神摇摇头道：“不行，出面的人是我，赶走万里鹏的人也是我，你拣现成，何谓之公平？”

“依你之见……”

“等我弄到手再说。”

驼龙吴海突然冲上叫：“见你的大头鬼……”

“啪”一声暴响，两人拼了一掌，劲气四荡，罡风呼啸声如殷雷。

“回敬你一掌！”六神邪指叫，“五丁开山”掌出内力发如山洪，猩红的掌影一闪即至。

驼龙吴海这次不敢硬接，错步移位侧冲而出，招发“倒打金钟”，掌直探六指邪神的右肋背，身法灵活，出招老练，避招攻招配合得神乎其神。

两人棋逢敌手，高手相搏，局外人看来，认为他们此进彼退有章有法，有惊无险，其实却是生死间不容发，凶险绝伦，丝毫之差便可丢掉老命，断送一世凶名。

叶钧旁观片刻，只看得心中发冷，汗透重裳，心说：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等他们分出胜负，我就走不了啦！”

他向下一伏，用上了蛇行术，借草木掩身，向外蛇行而退，溜之大吉。

他不死心，不信鼎鼎声威震八方的黑龙帮，在半月前宣布解散，他必须亲自跑一趟杨家寨，怎能到了杨家寨门而不入，便听信流言而离开？

“天雄兄与金彪兄，可能已到杨家寨求救了，我得赶快前往。”他想。

他绕出半里外，向杨家寨狂奔。

杨家寨建在一座土岗下，四面果林围绕，接近至半里内，方可看到土寨墙围着的庄院，寨门楼上鬼影俱无，寨门闭得紧紧地。

他脚一紧，向寨门奔去。

蓦地他听到路右的桃林中，传来了奇怪的压抑性哼哈声，他是个惊弓之鸟，但仍然本能地转头循声探视。

“哎呀！”他惊叫，脚下一慢。

不远处一株桃树干上，绑着一个人，只消看第一眼，他便认出是飞狐莫天雄，双手被勒紧反背在树后，口中塞了一条布巾，象是挨了揍，受了伤，身体软绵绵地，无力挣扎，只能含糊地闷声哼叫。

他不假思索地纵入林中，拔出腰刀火速割断捆索，取下塞口巾，急问道：“天雄兄，怎么了？”

飞狐莫天雄软倒在他怀中，浑身脱力。

他将人放下躺平，惊诧地问：“老天！谁将你捆在树上的？你……”

身后，突传来阴森森的嗓音：“是区区在下把他捆在树上的，就等你来。”

他扭头回顾，脱口叫：“万里鹏，你……你还未离开？”

万里鹏颊上尚留有发紫的指痕，一看便知在六指邪神手下吃了不小苦头。

“叶兄，你……你快走吧。”飞狐吃力叫。

“玉凤凰不弄到手，万某不会离开。朋友，在下等你一句话，怎样？”

飞狐反而心中一宽，站起沉静地说：“万兄，你以为六指邪神不将玉凤凰弄到手，便肯轻易放过叶兄吗？”

叶钧也接口道：“目下六指邪神与蛟龙吴海，正为了瓜分玉凤凰的事，在前面理论，阁下何不前往算上一份？”

万里鹏不得不信，但不死心地说：“在下要搜你的身。”

叶钧哼了一声，拒绝道：“士可杀不可辱，阁下不要欺人太甚。”

“你不肯？”万里鹏厉声问。

“在下……”

“你再说一声看，万某要叫你永远后悔。”

“你……”

“转身，把手按在树上，双脚往后挪。”

叶钧不敢不遵，双方艺业相差太远，反抗只有死路一条，赶忙依言转身。

万里鹏用剑抵在叶钧的背心上，伸手搜身，终于一无所获，只好退后两步厉声问：“玉凤凰藏到何处去了？说！”

叶钧吁出一口长气，一咬牙，大声道：“已被他们取走了。”

“谁取走了？”

“你明明知道，何用多问？”

“我要你亲口说。”

“是……是……”

“谁？”

“六指邪神。”叶钧硬着头皮说。

侧方不远处，草丛中站起六指邪神的身影，桀桀怪笑道：

“好啊！你小于真会栽赃嫁祸哩！除非你将玉凤凰乖乖双手交出来，不然老夫要活剥了你。”

万里鹏吃了一惊，手疾眼快，擒住了叶钧的左手反扭制住，右手勒住了叶钧的咽喉，叫道：“人是在下擒住的，玉凤凰应归在下所有。”

六指邪神一步欺进，冷笑道：“好小于，你敢在老夫面前撒野，我想你大概是活腻了，老夫成全你吧。”

“你敢？站住！”万里鹏暴叱。

“哟！呵呵！你小辈神气起来了呢。”

万里鹏人向后退，厉声道：“玉凤凰不在这小于身上，定然是藏起来了。你阁下不是也想要玉凤凰吗？”

“不错，老夫志在必得。”